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James Herriot

万物既聪慧又奇妙

[英] 吉米·哈利 著

戴国光 种衍伦 译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

万物既聪慧又奇妙

James Herriot

「英」吉米·哈利 著

戴国光 种衍伦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 京 ·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37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既聪慧又奇妙 / (英) 哈利 (Herriot, J.) 著;
戴国光, 种衍伦译.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74-2285-6

I. 万… II. ①哈…②戴…③种… III. 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1080号

ALL THINGS WISE AND WONDERFUL by James Herriot

© 1976 by James Herrio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CIT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中国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使用

策 划	王 立
责 任 编 辑	王月芳 唐 浒 黄 冀 李 丹
装 帧 设 计	友 雅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杨冬梅
出 版 发 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 (邮编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电 话	(010)63275378 (营销策划中心)
传 真	(010)63489791 (营销策划中心)
总 编 室 信 箱	citypress@sina.com 电话: (010) 52732057
投 稿 信 箱	world66@263.net (营销策划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80千字 印张13.25 插页4
开 本	880x1230 (毫米) 1 / 32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2732057

目录

001 想家的牛	145 吝啬的有钱人
011 帮倒忙的爵爷	155 害羞的农夫
025 拔牙历险记	160 代诊奇遇记
036 天生一对	168 漫漫长路
049 坏男孩也有爱	176 美丽假期
062 香肠和薯泥	186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076 三人行,必有我师	194 贪吃的葛福
086 圣诞节礼物	207 搞笑的西格
094 开小差	218 飞行员下乡
102 小小的奇迹	227 屋漏偏逢连阴雨
110 有幽默感的狗	240 爱喝酒的猪
120 小吉米的诞生	252 倒霉的屈生
127 “猎狐酒吧”的温情	265 动物间的友情
136 不解之谜	277 可爱的流浪狗

- 286 飞行的窘事
- 291 物是人非
- 299 相依为命
- 309 重获光明
- 320 怀孕妄想症
- 332 动物的小保姆
- 340 惊险刺激的夜晚
- 353 虚惊一场
- 364 空中飞鞋
- 371 坐娃娃车的小狗
- 382 一见钟情
- 397 夜夜交际的猫
- 413 回家的路



“脚抬高，”班长大声喊着，“跑快点！”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老是跑到气喘如牛、汗流浹背的队伍后面催促着大家。

我在队伍中间，和其他人一样费力地抬起脚步，并且怀疑自己究竟还可以支撑多久。腹部痛苦不堪，两腿发麻不听使唤，脑子也没精神去计算我们到底跑了多少路了。

早上在营房门口集合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起一点疑心，我们穿的不是野外装，而是套头的羊毛衫和皮鞋，一点也不像马上就要大难临头的样子。更何况，那个矮小的班长还挂着一脸笑容，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他的亲兄弟似的。

“好吧，各位兄弟，”他亲切地对我们这50个新兵说，“我们只不过是要跑到公园去散散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向左转！跑步走！左、右、左、右！”

结果，不知道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我们还在伦敦大街上摇来晃去，连个公园的鬼影子也没见着。起初，我还尽力告诉自己，我的身体是禁

得住考验的。一个乡下兽医，尤其是约克郡谷地的兽医，是从来没有机会让自己的健康状况不佳的。他总是随时随地地在运动，和大型动物斗角力，或是在山谷之间的农场来回走几里路。他是结实、耐劳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

可是现在，其他的念头慢慢爬进了我的脑中。我和海伦几个月的婚姻生活是多么的安逸。她是个那么出色的厨师，而我又是她最忠实的食客。在那段日子里，我不顾自己的肚皮凸起，不顾自己的胸部下陷。可是，现在我却尝到苦头了。

“就快到了，兄弟们！”班长在队伍后头叽叽喳喳叫着，一点也不顾别人所受的痛苦。一路上，他这句话也不知究竟说了多少遍，弄到最后，谁也不再相信他了。不过这一次，听起来似乎是当真的。

队伍转进另一条街道后，我马上看见街尾的一排铁栏杆和树。这时，我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欣喜。我估量自己大约正好还有跑进公园的力气，接着就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抽根烟舒服舒服了。

我们穿过一排稀稀落落还有几片秋叶的树木，立刻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可是班长却仍一个劲挥手叫我们往前走。“过来，兄弟们，绕着公园跑！”他又叫又跳地指着一条土黄色的跑道。

我们吃惊地瞪着他。他不会是在开玩笑吧？随后，队伍中爆出了一阵抗议声：“哦，不！班长……”“发发慈悲吧，班长……”

那个小家伙的脸上失去了笑容：“我叫你们跑就跑！快，快！左、右，左、右……”

我抬起脚，踉踉跄跄地往乌黑的石楠和颓败的草皮之间的黄土地上跑去，一个支撑不住，整个人栽倒在地。忽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三天以前，我还在德禄镇上，而现在是怎么了，我的心思一半回到了海伦身上，另一半则还在计程车上，从后窗望着在晨光下渐

渐消失的翠绿山冈；还在火车的过道上，望着南英格兰的平坦草原向后溜走。我越想，胸中就越像塞了一块磐石那么沉重。

我加入皇家空军的第一天，是在劳德板球场上度过的。先是填了一大沓的表格，做了体格检查，接着又领了一大堆的装备。手续完毕后，我被安排到圣约翰森林旅馆里宿营。在他们没有搬走家具之前，这里可说是一个极富丽堂皇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没能搬走笨重的浴室设备，因而，我们最感快活的一件事，就是有无限限制的热热水供应。

经过白天一整天繁忙、累人的报到手续，晚上，我躲到了一间那样的避难所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热水澡，用的是我临走前海伦塞到我皮包里的一块高级香皂。可是自从这次以后，我就再没有用过这块香皂。它的香味实在太刺激人了，我只要闻到一点，就忍不住想起离开太太的头一个晚上，以及我那时的感受。

第二天，我们不停地行军、上课、用餐和打预防针。我是非常习惯注射器的，可是对我的一些同伴来说，那种景象却是太触目惊心了，尤其是当抽取血清的时候。他们一见到从自己血管里流出来的黑色液体，通常就有四五个人不声不响地一起倒了下去。结果，总是要由担架兵咧嘴笑着把他们抬走。

我们的三餐都是在伦敦动物园吃的，用餐途中还夹杂着猴子的吱吱喳喳声和狮子的吼声作为伴奏，非常有趣。可是每顿饭之间却尽是行军、行军、行军，新皮靴又弄得我们苦不堪言。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一切仍然使人觉得迷迷糊糊，不知自己究竟到了哪里。第一天早上，我们是在6点钟就被一阵嘈杂的垃圾箱盖敲打声吵醒的。其实我也并没真正希望会有嘹亮的小号声，但是我觉得如此催人起床的做法真是不够浪漫，完全不能忍受。然而，不管以前的几天有多么难过，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惟一关心的事就是赶快把公园跑

完。公园大门就只剩下几步路了，我鼓起最后一口气，摇摇欲倒地跑了过去，并和痛苦呻吟的同伴一起停了下来。

“再跑一圈，兄弟们！”班长兴奋地吼着，而当我们震惊地瞪着他时，他更是乐得笑了。“你们以为这就算苦，等你们上战场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现在只是一步一步地训练你们，以后你们就会感谢我的。向右转！跑步走！一、二，一、二！”

我抬起发抖的两脚再次向前跑时，一阵痛苦的念头钻进了我的脑中。再跑一圈一定会折腾死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离开了可爱的妻子和幸福的家庭来为皇上和国家效命，他们竟然这样对我。这真是没有天理啊！

前一天晚上，我梦到了德禄镇，梦见自己回到了戴金老先生的牛栏。这位农夫弯着身子，一对眼睛从长满络腮胡的长脸上耐心地瞅着我看。

“看起来老阿花是完了。”他的手轻抚着老牛的背。这是一只巨大、长满粗茧的手掌。戴金先生枯瘦的脖子上见不着几块肉，而他那十根干巴的手指更是一生劳苦的明证。

我把针擦干，随手扔到装着小刀、刀片等缝合设备的铁盒子里。“当然这得由你决定，戴先生，不过这可是我第三次为它缝乳头了。这种事恐怕以后还是会发生的。”

“唉！它就是这个样子了。”农夫一面说一面弯下身子，察看着那道四寸长伤疤上的一排乳头，“真是的，你简直想不到会是这么一团糟。只是另外有头牛站在上面而已。”

“牛蹄子是很利的，”我回声说，“几乎就像把刀子一样。”

这种情形算是牛最不幸的事了。上了年纪，它们的乳房就垂了下来，而乳头也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松垮。只要一躺下，它们这些要命

的造奶器官就被挤到了一旁，而别的牛走过时，就随时有可能踩到上面。

戴金先生的小牛栏里只有六头牛，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什么“阿花”啦，“梅梅”啦，“金凤”啦。在这个年头，你已经见不着有名有姓的牛了，也看不到像戴金先生这样的农夫了，他只靠着六头乳牛、几头小牛、几头猪和几只母鸡勉强维持着穷困的生活。

“唉，算了吧！”他叹了口气，“就算这个老小姐不欠我什么了。我还记得12年前它出生的那个晚上。它是老雏菊生的，地方就在这个牛栏里。我用麻袋把它给背了出去，而那时还正下着大雪呢！从那天起，我也记不清楚它到底造出了几万加仑^①的奶来。现在，它可以说是不欠我什么了。”

就好像知道自己是我们的话题似的，阿花转过头来，痴痴地望着它的主人，俨然一幅古代经典的牛画像。它和主人一样瘦骨嶙峋，全身骨头紧紧巴着满是皱纹的皮，再加上四只瘦长、外八字脚。还有，它那曾经高耸、结实的乳房，也都无精打采地快垂到了地上。

同样，它安详、无奈的表情也酷似它的主人。我在为它缝乳头之前曾先给它打了一针麻醉药，不过，我想我即使没打的话，它也是不会动的。本来，为牛缝乳头这件差事，正好使兽医处在了一个挨踢的理想位置。不过阿花可是一点危险也不会有，它这一生就从来没踢过人。

戴金先生吁了一口气：“好吧，它的一生就算到此为止了吧。我会叫德生在礼拜四把它牵到拍卖场上去。它的肉吃起来可能会有点老，不过，我想它还是能做几块肉饼的。”

他努力想说个笑话，可是他看了看那头老牛，却又一点也笑不出来。在他身后，翠绿的山坡直奔到河沿旁，春日的太阳照在宽阔的水面

^① 注：1加仑=4.545升。

上，洒成无数道跳跃的光芒，裸白的河石映着青葱的堤岸闪闪发光，而绵延的堤岸又连接着山谷两旁的牧场。

我常常觉得，像这样的小农场才是一个理想的家园。这里离德禄镇虽然只有一里地，但是却已远离尘嚣，而且还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河水和草原。我曾经有一次对戴金先生表示过这种意见，而这个老人却只是转过头来，一脸苦笑。

“唉，可是这有什么用，它又让我发不了财！”他说。

结果，我在下个星期四再来这农场“清洗”一头牛的时候，牲畜贩子德生正好也来牵阿花了。他已经从别的农场收购了一群老弱的阉牛和乳牛，而它们这时就站在上面的山坡路上，由德生的伙计照料着。

“您好，戴金先生，”他急忙嚷嚷着，“我一眼就看出来你要我牵的是哪一头。就是边上那个老家伙，是不是？”他指着阿花说。

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有点残忍，可是事实上倒也适合那头老态龙钟的牛，尤其是站在它气宇轩昂的同伴中间，更显得如此。

老农夫有好一阵子没回答，只是走到阿花面前，轻轻摸着它的前额。“唉，就是它，杰克。”他踌躇了半天才解开它脖子上的铁链，“去吧，老小姐。”他喃喃地说。而那老牛转过身子，依依不舍地才要走出牛栏。

“你快点来吧！”德生大声呵斥着，又用棍子顶着它的屁股。

“不许打它！”戴金先生吼了出来。

德生吃惊地看着他：“我不会打它的，只是想赶它走快点。”

“我知道，我知道，但你也犯不着动棍子。不论你到哪儿，它都会跟去的。它一向都是这么听话。”

阿花就好像想证明它主人没撒谎似的，慢吞吞地走出大门，然后再按着他的一个手势，才转身走到了路上。

我和老先生一同望着那牛不慌不忙地爬上了山坡，而德生则在它

后面悠悠哉哉地晃着。直到小路转进稀稀疏疏的一丛树里面，人和牛群都已不见了踪影，戴金先生还是两眼巴巴地凝望着他们，听牛蹄子在硬石地上踩出的踢踏声。

等到声音完全消失后，他才急忙转过身来，“好吧，哈利先生，我们开始我们自己的工作吧。我去为你端盆热水来。”

我用肥皂洗完手，再把手插进牛肚子时，那农夫都一直默不做声。如果还有什么比取出牛产后胎物更不愉快的事，那就是看别人做这种工作了。所以，我每次伸手在牛肚子里摸索的时候，总是要和人聊天。不过这一次却让我费尽了心机。戴金先生对于我的各种话题，诸如天气、板球和牛奶价格等，只是报以几声咕哝作为回答。

帮我抓着牛尾巴时，他把身子靠到了牛背上，两眼无神地呆望着远方，同时还使劲地抽着烟斗。另外，由于大家心情比较沉重的缘故，今天的工作当然也比平常费时长了许多。其间，我每隔几分钟就要把手抽出来，放回热水和消毒剂中，重新用肥皂消除一些疼痛。

最后，工作总算吃力地完成了。我松了松腰带，又剥下了衬衫。谈话在老早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而当我们打开栏门时，沉默的气氛更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忽然，戴金先生停了下来，一只手还抓着门闩。“那是什么？”他低声说。

山坡的某个地方传来一阵牛蹄的踢踏声，而当我们凝神听着时，一头牛绕过小路上的一块大石头，直直朝我们走了过来。仔细一看，大家都吓了一跳。那是阿花，踏着轻快的步伐，几只松垮的奶子还一摆一摆的，两眼紧紧盯着我们后面的栏门走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戴金先生大叫了一声，可是那老牛却毫无反应地从我们旁边擦身过去，一点也不迟疑地踏进了它居住多年的牛栏

内。它不解地闻了闻干草架，然后回头望着它的主人。

戴金先生也同样回望着它，饱经风霜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不过烟斗上的烟圈却喷得更快了。

外面忽然又发出了一阵啪哒啪哒的皮靴声，紧跟着德生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栏门。

“喔，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老家伙！”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说，“我还以为我丢掉你了！”

说完，他又转向农夫：“对不起，戴金先生。它一定是从另一条路转回头的，害得我都没看见它走丢了。”

农夫耸了耸肩：“没关系，德生。这不是你的错，我事先应该告诉你的。”

“反正找到就不要紧了，”牲畜贩子咧嘴笑了笑，再转身对着阿花，“走吧，大小姐，再一次上路吧。”

可是戴金先生却伸手拦住了他。

接下来是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德生和我吃惊地望着农夫，而他则继续盯着那头老牛。它贴靠在腐朽的隔间木条上，两眼流露出坚忍、听天由命的眼神，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怜悯的尊严。这种尊严盖过了它那难看的四肢，它那皮包骨的胸部，和它那几乎垂到地上的乳房。

接着，戴金先生仍旧默默不语地走到阿花面前，给它套上了铁链。然后，他再慢吞吞地走到牛栅栏尾端，带了一叉子的干草回来，随手把草扔到了槽架上。

这就是阿花盼望的东西。它探出头去咬了一大口，心满意足地嚼了起来。

“我该怎么办，戴金先生？”牲畜贩子迷惑不解地叫着说，“他们还在市场上等我呀！”

农夫在门上敲了敲烟斗，再从破烂不堪的罐子里抓出一把黑烟草填了进去。“对不起，浪费了你的时间，德生。但是你得空着手走了。”

“空手走？可是……”

“唉，你一定会以为我发神经了，但这就是这么回事。老小姐既然回家了，它就要待在家里了。”他意志坚决地瞥了牲畜贩子一眼。

德生想了半天，点了几下头，才拖着脚走了。

戴金先生追在他后面，大声叫着：“我会赔偿你的时间的，德生，把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说完，他转过身子，点燃烟斗，深深地抽了起来。“哈利先生，”烟雾飘到了他耳后，他思索着说，“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才是最好的？”

“有的，戴金先生，我常常这样觉得。”

“看见阿花从山坡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觉得。”他伸出手去捋着牛尾巴，“打从它小时候起，我就最疼爱它。现在，谢谢老天，我真高兴它又回来了。”

“但是那些乳头怎么办，我很愿意把它们缝上，可是……”

“不，哈利先生，我有好主意，是刚才你在做清洗工作的时候想到的。”

“好主意？”

“是的。”老人点了点头，又用拇指把烟草压紧了些，“我可以不要挤它的奶，而要它喂个两两头小牛。那边的老牛栏是空着的，它住在那里，以后就再也不会有牛踩它的老乳头了。”

我大声笑了起来：“你说得不错，戴金先生，它住在那里面不但安全，也能轻轻松松喂个三头小牛的。”

“不管怎么说，这些都不重要啦。”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

抹微笑，“重要的是，它又回家了。”

现在，我踉踉跄跄绕着公园跑的时候，眼睛大部分时间一直闭着。而当我有次睁开两眼时，空中忽然卷起了一阵红沙。接着，黑树下的铁门再一次出现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似的眨了几下眼睛。

人的忍耐力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东西。我已经跑完了第二圈却还活着，不过现在光靠普通的休息是不会够的了。这一次我要躺下来。我觉得想吐。

“好兄弟！”班长兴奋丝毫不减地叫喊着，“你们表现得不错。现在我们再来原地跳跃。”

我们这群如丧家之犬的队伍中发出了一阵难以置信的哀号，可是那班长却仍然脸不红，耳不臊。

“脚离地，跳！跳，还不够高，快点，再跳！跳！”

这真是集天下荒谬之大成了。我的心头燃烧着愤怒。这些家伙本来是该使我们强壮结实的，可是正好相反，他们却使我的心、肺遭到了不能挽回的伤害。

“你们以后会感谢我的，兄弟们，记住我这句话。让你们的脚离地，跳！跳！”

痛苦中，我看见了班长的笑脸。这个家伙显然是个虐待狂，向他哀求是没有用的。而当我使尽吃奶的力气跳到空中时，我突然发现我昨天晚上为什么梦到了阿花。

我也想回家。



又浓又黄的伦敦大雾笼罩在我们身上。我见不着纵队的排头，只看得到班长手上那只摇摆的灯笼。6点30分去吃早餐的这段路是一天中最难走的一段了。这时，我的心情低落，而思乡之念又痛苦地涌了上来。

德禄镇上也时常有雾，不过那都是乡村的雾，和这里的完全不同。有天早上，我有事在身，驾车离开了西格家。车灯强烈地照射着前面的灰幕，可是我在门窗紧闭的车上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我是在驶往山谷上方的途中。当车子平稳地爬上山顶后，突然之间，浓雾变成了一面闪闪发光的银纱，跟着转眼就消失了。

在这上面，耀眼的太阳使人目眩，而绵延不尽的翠绿山冈也浮现在我眼前，欣喜若狂地耸入了夏日的蓝天。我如痴如醉地再驱车向前，从车上凝视着这一片风光，就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似的。

这时，我本来也是和平常一样在赶时间，但是我仍然在路边停了下来。山姆急急忙忙从车上跳了出去，带我走到了一块空旷的草地上。

这只小猎犬在闪亮的草皮上纵情地奔跑着，而我则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回首望着山下的田野。接着，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芳香的空气，心怀感激地凝视着我在正面的那片绿油油的大地。

本来，我可以待在这里，四处逛逛的，或是看着山姆摇晃尾巴，在阳光还没照射到的角落上这儿钻钻、那儿闻闻的，可是我却有个约会得去，而且还不是平常的——是和当地一位贵族的约会。所以，我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车上。

我预定在早上9点30分开始贺顿爵爷的结核菌素检验，而当我开车绕过伊丽莎白大厦后面，到旁边的农舍时，我忽然觉得一阵疑虑不安。放眼望去，到处也见不着一头牲畜，只有一个穿破烂蓝布工作服的人在羊圈出口边忙着敲打东西。

他转身看见我时，挥了挥他手上的铁锤。我向前走近，惊讶地看着这个一头灰发散落在额头上的瘦子，又看了看他身上那件破了洞的毛背心和盖了一层粪便的长靴，心里以为他会说“嗨，哈利先生，今早好吗”。

可是他却没这么说，说的反而是：“吉米，我的好朋友，我非常非常抱歉，恐怕我们还没有为您准备好呢。”说完，他摸起了他的烟斗袋。

威廉·乔治·亨利·奥古斯都，这位贺顿家族的第十一代侯爵，总是叼着一根烟斗，而且，随时都是在填烟叶，或用钻孔工具清除烟垢，要不就一定是打算点燃烟斗。不过我却从没看他真正抽过烟。而在紧张的时候，上面那三样事他总想同时一起做。

由于事情还没准备好，他显然觉得很尴尬，而在看见我无心瞥了手表一眼时，他更是急躁得把烟斗从嘴中拉了出来又放了回去，并把铁锤挟在腋下，翻弄起一大盒火柴。

我凝望着农舍对面的一片高地。在地平线远处，我认出了一些微